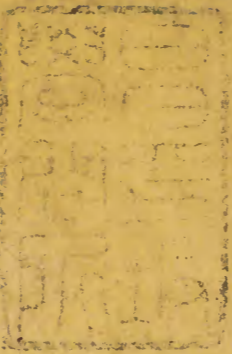


貞觀政要

三



漢書門類		
一	四	一
〇	八	二
冊	函	五
		號

內閣文庫		
八	一	漢
〇	五	書
冊	函	類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565
冊數	10	(3)
函號	296	125



貞觀政要卷第三

論君臣鑒戒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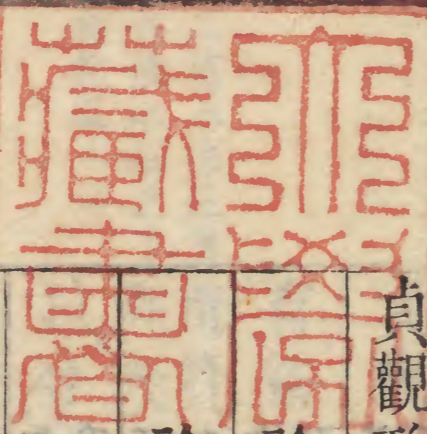
論封建八

君臣鑒戒第六

凡七章

淺草文庫

論擇官七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亂共安危若
 主納忠諫臣進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來所重若君
 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亾不可得也君失其國臣亦
 不能獨全其家至如隋煬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
 聞其過卒于聿切遂至滅亾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

常清本作嘗

事不遠朕與卿等可得_レ不慎無_レ為後所_レ唾

愚按太宗常以隋煬帝為戒而欲其臣以虞世
基為戒形之於言者數矣夫人雖至愚未有不
愛其身者也煬帝之縱欲肆志未必不曰吾知
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民也世基之緘默保位
未必不曰吾知愛吾身而已不暇憂吾君也豈
知江都西閣之變君臣俱不免也哉故君以煬
帝為戒則凡吾之容受直言非以愛其臣也所
以為吾身計也臣以世基為戒則凡吾之盡忠
無隱非以愛其君也所以為吾身計也君臣各
為其身計則炎涼寒燠無一時不愛吾身也寧
可以須臾之不謹乎髮膚齒甲無一處之非吾
身也寧可以細微之不謹乎然則君臣宵旰相
與嘉惠蒼生者非以利天下國家也各愛其身
而已太宗斯言推其意若出於一己之私盡其
義乃所以成天下之公也

二舊本作三者
誤清本正之下
文作二

貞觀四年太宗論隋曰魏徵對曰臣往在隋朝曾聞

有盜發隋將以魏煬帝令於士澄捕逐令平聲後同於如

竝令同日斬決大理丞隋獄官張元濟恠之試尋其

狀乃有六七十人盜發之日先禁他所被放纔出亦遭

推勘不勝苦痛勝平聲自誣行盜元濟因此更事究尋

二千入內惟九人逗遛不明逗音豆遛音官人有諳

識者就九人內四人非賊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遂

不執奏竝殺之太宗曰非是煬帝無道臣下亦不盡

貞觀政要 卷三 鑒戒

今清本作令

心須相匡諫不避誅戮豈得惟行諂佞苟求悅譽平聲君臣如此何得不敗朕賴公等共相輔佐遂今囹圄空虛願公等善始克終恆如今日

愚按大學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此言君臣各盡其道也虞廷賡歌帝舜先言股肱臯陶先言元首此言君臣更相責難也各盡其道所以明上下之分更相責難所以明上下之交也今觀前章太宗自以煬帝為戒欲羣臣以世基為戒此君臣各盡其道者也此章論隋世濫刑則魏徵歸過於君太宗歸過於臣此君臣更相責難者也二章之旨實相為用史臣以此居鑒戒之首豈非貞觀致治之本歟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周秦初得天下其事

論清本作言

積功累德清本作積德累功

不異然周則惟善是務積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罰好去聲不過二世而滅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為惡者降年不永朕又聞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顏閔匹夫也顏回字子淵閔損字子騫皆孔子弟子以德行稱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此亦帝王深恥也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常恐不逮為人所笑魏徵對曰臣聞魯哀公魯君名蔣謂孔子曰有人好忘

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於此者丘見桀紂之君丘孔子名乃忘其身願陛下每以此為慮庶免

後人笑爾

愚按桀紂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則以為辱何辱焉人心之惡惡也顏閔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則以為榮何榮焉人心之善善也孜孜為善顏閔之徒也以匹夫而天下後世所企敬匹夫而帝王矣孜孜為惡桀紂之徒也以帝王而天下後世所羞稱帝王而匹夫矣太宗所論亦知言哉而魏徵之對又明桀紂之所以為桀紂也愚則曰欲知桀紂顏閔之分善與惡之間也

貞觀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

高昌平西域國名都交河城漢車師之地其王麴

文泰是年文泰卒子智盛立平謂征討平定也召侍臣賜宴於兩儀殿謂房

玄齡曰高昌若不失臣禮豈至滅亾朕平此一國甚

懷危懼惟當戒驕逸以自防納忠謇以自正言上當有脫字

廣韻寔正言也

黜邪佞用賢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以此慎守

庶幾於獲安也幾平聲魏徵進曰臣觀古來帝王撥亂

創業必自戒慎採芻蕘之議從忠讜之言天下既安

則恣情肆欲甘樂諂諛樂音洛惡聞正諫惡烏去聲張子房

漢王計畫之臣及高祖為天子將廢嫡立庶子房曰

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爭也張子房名良漢封留侯高祖欲廢太子盈立趙

王如意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上信用之后劫良曰君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良

曰始上在急困中幸用臣策天下已定以愛欲易太子雖臣等百人何益后强要曰為我畫計良曰此難

以口舌爭遂為太子請終不敢復有開說復音況陞

四皓為輔賴以不廢

下功德之盛以漢祖方之彼不足準卽位十有五年

太宗以武德九年卽帝位至是十有五年聖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屢以

安危繫意方欲納用忠良開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

齊桓公齊君名小白與管仲鮑叔牙甯戚三人皆齊相四人飲

桓公謂叔牙曰盍起爲寡人壽乎爲去聲諸侯自稱曰寡人言寡德之

也叔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出在莒時桓公初出

奔於莒鮑叔爲之傅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桓公立謂魯曰

甘心醢之管仲請囚叔牙使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

甯戚嘗候桓公出扣牛角歌曰南山矸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纜至鼯從

昏飯牛至夜半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一大夫能

無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太宗謂徵曰朕必不

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叔牙之爲人也按通鑑十三

文泰過絕西域朝貢伊吾既內屬高昌又與西突厥

共擊之上徵其臣阿史那矩文泰不遣中國人在突

厥者或奔高昌詔使歸之亦不遣又與西突厥共破

焉耆上遣使責之文泰語不遜於是詔侯君集等擊

之遂降由北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

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

萬九百一十八里爲唐之極盛焉

愚按唐虞之世雍熙泰和帝治之極盛也聖君賢相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凜乎儆戒之言以聖君賢相夫豈有是哉茲所以保雍熙泰和之盛也今觀高昌既平土宇極盛太宗有兢兢保

治之言魏徵有諄諄鑒戒之意茲所以成貞觀
 太平之盛也然古帝王傳心之學其要在於欽
 而儆戒之際尤謹於欽之一辭蓋敬者萬化之
 本原一心之妙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帝
 王授受之懿在此其發於言者皆由於心也故
 能無怠無荒謹終如始為人上者佩太宗君臣
 鑒戒之言體帝王心學之要則豈
 惟貞觀可以進於三代之上矣

高清水作重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君為元首臣作
 股肱齊契同心合而成體體或不備未有成人然則
 首雖尊高必資手足以成體君雖明哲必藉股肱以
 致理禮云人以君為心君以人為體心莊則體舒心
 肅則容敬禮緇衣篇之辭書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墮音隳虞書皇
陶賡歌之辭

然則委棄股肱獨任胸臆具體成理非所聞也大君

臣相遇

夫音扶
後同

自古為難以石投水千載一合以水

投石無時不有其能開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內盡

心膂

音旅

外竭股肱和若鹽梅

商書高宗命傅說曰固
若作和羹兩惟鹽梅

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於禮之而已昔周文王

遊於鳳凰之墟韞系解顧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結之

豈周文之朝盡為俊乂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但

知與不知禮與不禮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韓信

項氏之亡命，殷湯致禮，定王業於南巢。漢祖登壇，成帝功於垓下。若夏桀不棄於伊尹，項羽垂恩於韓信，寧肯敗已成之國，為滅亡之虜乎？

摯湯三聘之，遂佐湯伐桀。放桀於南巢之地，有莘國名，送女曰媵。湯妃有莘氏之女也。史記謂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說湯致於王。道蓋戰國時有為此說者。韓、姓、信、名也。淮陰人，數以策干項羽，羽弗聽。信亡歸漢。高祖用蕭何言，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拜信為大將，後圍羽於垓下之地。

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於宋。箕子，良臣也，陳洪範於周。仲尼稱其仁，莫有非之者。

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諫紂不聽，遂去之。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箕子，紂之諸父，諫紂不聽，被囚為奴。武王即位，訪之，箕子為陳洪範九疇。

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禮記稱魯穆公問於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

子思曰：穆公，魯君名。顯子，為舊君反服。古歟？

思，孔子之孫名。及，為舊君反服。古，去聲。

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

泉。隊音墜，泉禮作淵，蓋避高祖諱，故以泉代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

反服之禮之有？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

事君，如之何？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

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難不死，出亡

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

而見納終身不亾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納出亾而送是詐忠也春秋左氏傳曰傳去聲春秋孔子所作而左氏為傳崔杼弑齊莊公崔杼齊臣崔武子也莊公名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亾也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去聲後同為社稷亾則亾之若為己死為己亾非其親暱誰敢任之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枕去聲踊音勇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

糞土今孟子作
土芥

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讎孟子告齊宣王之辭雖臣之事君無二志至於去就之節當緣恩之厚薄然則為人主者為如字後同安可以無禮於下哉竊觀在朝羣臣當主樞機之寄者或地鄰秦晉或業與經綸與音預竝立事立功皆一時之選處之衡軸處上聲為任重矣任之雖重信之未篤則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則心懷苟且心懷苟且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名教不興名教不興而可與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聞國家重惜功臣不念舊惡方之前聖一無所聞去聲

然但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之心，不可以為政。君嚴其禁，臣或犯之，況上啓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潰，其傷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則君開一源，下生百端之變，無不亂者也。禮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禮曲禮篇之辭若憎而不知其善，則為善者必懼；愛而不知其惡，則為惡者寔繁。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詩小雅巧言篇之辭然則古人之震怒，將以懲惡。當今之威罰，所以長姦。長音掌，後同此非唐虞之心也。非湯武之事也。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寔清本作實字，書或為同字。

亦所之所清本作可

周書武王誓師之辭荀卿子名況，趙人，卿者，時人相尊之號，著書曰荀子曰：君舟也，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此本家語之辭，而荀子述之也故孔子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猶為水也。故唐虞戰戰慄慄，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慮之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為國之常也。為理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至理，豈可得乎？又政貴有恆，不求屢易。今或責小臣以大體，或責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據，乘平聲大臣失其

答古寫本作谷
理當然
每官下古寫本
有有闕責其取
人或言所知則
以為私意之十

所守大臣或以小過獲罪小臣或以大體受罰職非
其位罰非其辜欲其無私求其盡力不亦難乎難如
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責以小罪任以大官
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
自陳也則以為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為所犯皆實
進退惟咎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大臣苟免則譎詐
萌生譎詐萌生則矯偽成俗矯偽成俗則不可以臻
至理矣又委任大臣欲其盡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
則為不盡若舉得其人何嫌於故舊若舉非其任何

五字文義始明

不可下古寫本
有信者二字文

貴於疎遠待之不盡誠信何以責其忠恕哉臣雖或
有失之君亦未為得也夫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
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禮曰上
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禮緇衣篇之辭上下相疑
則不可以言至理矣當今羣臣之內遠在一方流言
三至而不投杼者秦甘茂告秦王曰魯人有與曾參
同姓名者殺人入告其母母織自
若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及
曾參王之信臣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
王之投杼也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人夫以四海之廣士
庶之衆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蓋信之則無不可疑

貞觀政要

卷三 鑒戒

理當然

契合清本作合

之則無可信者，豈獨臣之過乎？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以身相許，死且不渝，況君臣契合，寄同魚水，若君為堯舜，臣為稷契，音泄，稷，農官，舜命棄曰汝后稷，播時百穀，命契曰汝作司徒，敬豈有遇小事則變志，見小利則易心哉？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懷不信，待之過薄，之所致也。豈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聖明，以當今之功業，誠能博求時俊，上下同心，則三皇可追而四，三皇，史記謂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也。孔安國書序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一說謂天皇、地皇、人皇，未詳孰是。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漢，夫何足數。

太宗深嘉納之

范氏祖禹曰：昔衛獻公舍大臣而與小臣謀，故失國。出奔，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唐氏仲友曰：此魏徵論聽納任用之要。人君必先知此，然後能任君子，去小人，納忠諫，察奸言，以太宗之聰明，惟其道學之淺，至於聽言任用之間，數領鄭公之諫，而非諫之左，挈右提，則移於小人，惑於奸言多矣。此徵最有功於貞觀者，於格非近之矣。

愚按：太宗於是臨御久矣，魏徵竭誠進諫，倦倦於慎終，始如始之言，至此疏復以君臣同心一體，詳譬而曲陳之，甚若致戒於庸君常主之前，其愛君亦云至矣。且終之曰：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夏殷周漢，夫何足數。皇道尚矣，五帝之德，茂以加矣。嘗觀典謨所陳，都俞吁咈於一

獻舊本誤作懿
清本唐鑑皆作
獻今正之謀近
之謀舊本作擊
蔽作敎取作以
皆誤今依清本
唐鑑正之

陳清本作成

堂之上始而克艱之戒終之明良之歌而其要領則在欽哉之一言君臣同心其在是也魏徵四三皇六五帝之說亦所謂責難於君者歟

謂舊本作觀者誤清本正之企似訛諫錄及冊府元龜所載皆作止

貞觀十六年太宗問特進魏徵曰朕克己為政仰企前列至於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常以為稱首朕皆庶幾自勉幾平聲人苦不能自見不知朕之所行何等優劣徵對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則內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諸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與仁願陛下自彊不息必可致也

諸諫錄作塔理宜然

未舊本作本者訛清本正之得清本作必

愚按太宗以德仁功利岐而言之而魏徵之對亦未得為知言也蓋德仁本也功利用也有德與仁則功利在其中所謂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外德與仁而言功利則非聖賢所謂功利矣昔孟子告梁惠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正以仁義乃所以利之言仁義而利在其中也積德累仁則豐功厚利莫大焉政恐未之能爾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自古草創之主至于子孫多亂何也司空房玄齡曰此為幼主為去聲生長深

宮長音少居富貴少去聲未嘗識人間情偽理國安危

所以為政多亂太宗曰公意推過於主朕則歸咎於

臣夫功臣子弟夫音多無才行去聲藉祖父資蔭遂處

大官處上聲德義不修奢縱是好去聲主既幼弱臣又不

才顛而不扶豈能無亂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

擢化及於高位不思報効化及隋相宇文述之子為右屯

衛將軍武德初弒煬帝於江都立秦王浩復殺浩自立稱許帝二年實建德破化及於聊城殺之此

非臣下之過歟朕發此言欲公等戒勗子弟使無憊

過即國家之慶也太宗又曰化及與玄感即隋大臣

受恩深者子孫皆反其故何也玄感隋相楊素之子為大將大業九年起

兵黎陽圍東都隋主命宇文述等討之遂敗死岑文本對曰君子乃能懷德

荷恩荷去聲玄感化及之徒竝小人也古人所以貴君

子而賤小人太宗曰然

愚按古者諸侯有世封公卿大夫無世官何也蓋諸侯有大臣輔佐自非甚無道者皆足繼其

先世公卿大夫一非其人民有受其害者矣有周盛世自諸侯入為公卿必若呂伋召虎而後

可也自兩漢以來未聞宰相大臣有世官者煬帝無道事不師古玄感化及之禍自取之耳太

宗問守成之君何以多亂玄齡以為幼主生長深宮不識人間情偽所以多亂其說是矣太宗

迺歸咎於功臣之子弟則愚不知其何說也今觀太宗之後近而高宗中宗之昏庸遠而穆敬

懿僖之謬戾馴致亂亡咸其自取豈功臣子弟之罪乎

擇官第七凡十章

貞觀元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致理之本惟在於審

量才授職量平聲務省官員故書稱任官惟賢才又

云官不必備惟其人商周書若得其善者雖少亦足

矣其不善者縱多亦奚為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比

於畫地作餅不可食也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就詩

雅小旻又孔子曰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切論語

辭且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史記商君問趙良曰

五穀大夫賢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子觀我治秦也孰與

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此皆載在經

典不能具道當須更併省官員使得各當所任各當

去則無為而理矣卿宜詳思此理量定庶官員位玄

就詩作集此誤

腋史記今作掖

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太宗從之因謂
玄齡曰自此儻有樂工襍類假使術逾儕輩者只可
特賜錢帛以賞其能必不可超授官爵與夫朝賢君
子夫音比肩而立比音同坐而食遣諸衣冠以為恥

累良偽切按通鑑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

者進官員不充省符下諸州差人赴選勒赴省選集

稱之上謂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併省置文

武總六百四十三員百官志曰太宗省內外官

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材足矣

朱氏黼曰有事則有職有職則有官理也古人以
事任人事省則職省故有有職而無官後世以人
任官人增則官增故有有官而無職有職而無官
非廢事也或一官而兼數職有官而無職非增事

諸州清本作州
縣者似誤今通
鑑與此同赴選
下通鑑有數字
今省之語意重
復

也、或一職而任數人、周官雖多、非皆具員也、考之周禮、名存而實不備、職具而官不除者、尚多、貞觀之制、非不甚美矣、然員外置已見於當時、將何以一流品、杜將來哉、其後宰相或至數人、員外官至二千餘員、其末流之弊、未必非太宗啓之

愚按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古之建官、簡矣、然九官四岳十二牧、實二十五人、而書稱三十三人、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周官三百六十、總計六萬三千六百有奇、周之建官雖多、然周禮者、周公未行之書也、書稱召公以太保兼冢宰、畢公以太師兼司馬、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也、後世建官既冗、復無攝事、太宗深懲斯弊、省內外官、文武總六百四十員、自後世觀之、可謂省之極矣、然房玄齡以僕射而兼領度支、魏徵以侍中而兼東宮官、蓋亦有以一人而兼二職者矣、愚嘗論貞觀之善政、當以省官為首、何也、易於選擇、上不至於

切疑當作竊要
下清本有者字

盍疑盍之訛

二年曆鑑作三年

失人、俸祿易供、下不憂於厚斂、權任專、無避事、苟免之患、員數不多、無紛更生事之憂、官冗則四者反是、厥後兵部之職、分於樞密、戶部之職、分於三司、監軍、監司之權、州將奪太守之任、員外之置、多於正員、墨敕斜封、數逾千百、而貞觀之善政墮矣、夫後世之天下、猶貞觀之天下、太宗何以致是哉、切謂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競、二曰裁嬖幸、蓋奔競之風盛、則員多、而闕少、官不得以不增也、嬖幸之門多、則私恩無所施、官不得以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有志於貞觀之治者、盍亦反其本而已

貞觀二年、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助朕憂勞、廣開耳目、求訪賢哲、比聞公等比音鼻聽受辭訟、日有數百、此則讀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賢哉、因

敕尚書省

唐制尚書謂之都省置令一人典領百官

貞觀中以太宗曾為之故缺而不置其次

左右僕射各一人左右丞各一人其屬有六部庶務

皆會決焉凡符移關牒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

不決者皆

細碎務皆付左右丞

唐制掌辨六官之儀

不當者吏戶禮三部左丞總

惟冤滯大事合奏聞者

焉兵刑工三部右丞總焉

關於僕射

范氏祖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親細務

可謂能任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敬承旁招俊

又列于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

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胡氏寅曰宰相受詞既非古制然當之者未有以

為不可雖賢如房杜亦且行之何也其說有五無

經濟之略姑以是為勤於所職者一也人君明察

則不敢當權而以吏事自為者二也才用粗淺熟

於有司之務躐躐其任益以勉勉者三也上不知

治本而責成於叢脞因以奉承之者四也實侵大

權故治文案以助其君者五也若誠知宰相職分

助訛讀史管見
作眩

是而止固不能為太

甲高宗成王之事也

唐氏仲友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蓋其

位愈尊其事愈要其任愈逸其位愈卑其事愈詳

其任愈勞太宗以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當

矣責宰相以廣耳目訪賢才亦當矣雖然廣耳目

訪賢才坐論大事房杜任之尚恐未能無愧古

人而參之以封倫楊師道之屬可乎是知宰相之

職而未得擇

宰相之道也

貞觀政要

卷三

十五

擇官

一當作三

之相之字舊本
倒今清本正之

以清本作與奏
議與此同

昔陳平不荅錢穀決獄之問而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宜此言固大矣然錢穀國計民命所關冢宰之所制者也獄者生民之司命二公之所當參聽者也此皆裁成輔相以左右生民者而曰宰相不當知則所職者何事邪太宗救宰相勿親細務特不可下行有司之事耳克勤小物以弼亮天子有古人之相業在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夜恆思百姓間事或

至夜半不寐惟恐都督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掌督諸州兵馬甲械城隍

鎮戍糧廩見前刺史見前堪養百姓以否故於屏風上錄

其姓名坐臥恆看在官如有善事亦具列於名下朕居深宮之中視聽不能及遠所委者惟都督刺史此

輩實理亂所繫尤須得人

愚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郡守古諸侯其關繫民生至不輕也漢宣帝謂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太宗謂治民之本在刺史斯言也真知本者矣然宣帝以刑名繩下故當時固多循吏而

貞觀二年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

得人比來比音鼻命卿舉賢未嘗有所推薦天下事重

卿宜分朕憂勞卿既不言朕將安寄對曰臣愚豈敢

不盡情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太宗曰前代明王使

人如器皆取士於當時不借才於異代豈得待夢傳

得下清本有傳
字說下無於字
巖中舊本作嚴
守者訛今清本
正之今按本註
之文全用史記
史記傳字在於
字下呂下之周
當作而按唐史
德彝之死在元
年則宜從史傳

說音悅傳說商賢相也武丁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
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乃使營求之野得說於
巖中立逢呂尚呂周太公也本姓姜從其封姓周西
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虺非
虎非羆霸王之輔果遇太公於渭之
陽與語大悅遂載與俱歸立為師
然後為政乎且

何代無賢但患遺而不知耳德彝慙報而退
切報奴版愧態

也按史傳係元年二月帝謂封倫曰大理之職人命
所懸此官極須妙選公直倫未對帝曰戴胄忠直每
事用心即其人也
又謂倫曰云云

孫氏甫曰大臣之職薦達人才固非細事天下之
大羣臣之眾可容一日乏才乎然人之才有能有
不能器而使之眾職舉矣豈有人主責其舉賢已
未推薦但言無奇才異能上欲欺主之明下欲蔽
天下之善此真姦人也蓋姦人不樂進賢其情有
三保位固寵常懼失之以賢者既用必建立功業

常清本作嘗懼
作報

久清本作失似
訛讀史管見亦
作久

掩己之名見己之過名滅過露則位不能保寵不
能固其情一也姦人立私必人附己乃引之賢者
進退以道不肯趨附姦人以謂不附己而引之則
不知己之恩不知恩則不為己之黨其情二也姦
人心既不公知人不明雖遇賢才不能深識慮引
而進之或有大過為己之累其情三也封倫之情
正在於此太宗以前代未常乏人折之使慚懼無
辭可謂能照姦人之情者也有人主能照姦人之情
則賢者
進矣

胡氏寅曰舉賢才而效之君大臣職也為大臣而
久無所舉人主詰之是也若出此令而委之房杜
王魏非惟不應後志亦必各得其人矣乃以望於
封倫且取人以身不誣之理也倫非賢者安能知
賢若舉其類集于朝廷豈非大憂乎是則非特倫
無知人之鑒而太宗於倫亦初不知其姦邪也信
知人之
難哉

愚按封倫諂佞人也其在隋附麗虞世基諂順其主得羣臣表疏則屏而不奉鞠獄用法則峻文深刻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以隆而孤隋之政日以壞皆倫所為也以若所為烏知所謂舉善薦賢之義哉其曰未有奇才異能蓋未有如己者耳是猶以隋事唐也太宗雖愧於知人之明幸不惑其說然之人也屏斥有餘地矣

雖清本作識然
上有雖字似相
誤

貞觀三年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比見比音吏

部擇人惟取其言詞刀筆不悉其景行去聲數年之

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獲

善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鄉閭州郡貢之然

後入用故當時號為多士今每年選集選去聲向數

千人厚貌飾詞不可知悉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銓

簡之理實所未精所以不能得才太宗乃將依漢時

法令本州辟召令平聲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遂止

愚按古者取士之法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升之學大樂正升之司馬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未仕之前凡經四級已仕之後又經三級其詳且重如此故嘗謂後世取人之道不能復成周之法皆苟焉而已今觀太宗問如何可獲善人大哉問乎如晦政當告以成周取士之法可也乃以兩漢辟召之事為對何其陋哉厥後竟以將行世封不及施行後世惜焉然使真能行辟召之法又豈足以致成周多士之隆乎

貞觀六年太宗謂魏徵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

焉清本作合

為去不可造次即用造七到切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

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

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當去聲無功者自退

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知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

須慎擇徵對曰知人之事自古為難故考績黜陟虞書

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其行

去聲後同若知其善然後用之設令此人令平聲不能濟

事只是才力不及不為大害誤用惡人假令強幹為

害極多但亂代惟求其才不顧其行太平之時必須

才行俱兼始可任用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欲進君子退小

人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

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

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周公制

禮作樂孔子以為才此古人所謂才者兼德行而

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

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

於世也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

長世也豈宜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

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恐其或

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全之人乎徵

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

王之治也

愚按春秋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
明允篤誠是以才兼德而言之也司馬氏曰德

禮舊本誤作亂
清本正之即唐
鑑

兼德清本作德

兼
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是以才對德而言之也。學者安所折衷哉？愚聞之，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程子曰：才稟於氣，氣有清濁。朱子曰：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以事理考之，程子之言為密。由此觀之，春秋傳之言，即孟子之意也。司馬氏之言，即程子之意也。然司馬氏之言密矣。范氏譏魏徵不當言亂代求才，不顧其行，其說是也。然謂才行無所分別，則將如程子之言，何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理天下者，以人為

本，欲令百姓安樂，令平聲，樂音洛惟在刺史縣令。縣令既眾，

不可皆賢。若每州得良刺史，則合境蘇息。天下刺史

悉稱聖意，稱去聲則陛下可端拱巖廊之上，百姓不慮

不安。自古郡守縣令皆妙選賢德，欲有遷擢為將相

竝去聲，後同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漢世郡守曰二千石，入為

臣舊史馬周傳作官似字或誤

丞相及司徒太尉者，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外刺史

縣令遂輕其選，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太宗因謂

侍臣曰：刺史朕當自簡擇，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各

舉一人。按史傳此與諫營造奢侈及論太子諸王定分同一疏

孫氏洙曰：民者國之本也，守令民之本也。古者天子列爵頒祿，非為臣下皆以為民也。故擇其人以

牧養之，重其任以付責之，假其權以安固之，厚其祿以寵利之，上之責吏一本於民，下之報上一本於民。則民重矣，民重則守令重，守令重則天下國家重矣。輕守令是輕民也，民輕則天下國家輕矣。

可不慎歟昔漢制郡守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
 又出諫大夫補郡吏有治効者璽書勉勵增秩賜
 金而不輒遷公卿缺則選其尤異者用之故良吏
 於是為盛知所重也魏晉以下謂居朝者為要職
 治外者為左遷故吏多貪殘而風俗日壞失所重
 也唐之失亦然故內職常遷外選常滯然守宰之
 植風迹者猶班班可言也

胡氏寅曰刺史至多人君安能徧識人才委大臣
 謹舉可也縣令卑而尤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
 必欲得人使為縣有政績舉其人可也若展轉求
 之則千百賢令亦可致矣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
 識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不可不擇重內選外
 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唐氏仲友曰周之意蓋謂察之於己任則
 民被害不如悉以才德選則所得多矣
 愚按聖人以天下為一家朝廷其堂奧州縣其
 戶庭也唐虞之時百揆統九官四岳統十二牧

堂清本作廷

寔清本作實舊
史劉洎傳與此
同

故曰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
 萬邦咸寧何內外之重輕哉唐有天下於重內
 輕外之時下至縣令士多不屑為之夫令親民
 之尤者也以輕心處之謂之何哉馬周之言其
 知體要者歟為天下者莫先於謹擇守令太宗
 之言固善矣然刺史錄名屏上著政績善惡可
 以自擇矣九重之尊豈能周知惟當使內外輕
 重之平均朝堂擇刺史都督刺史都督舉縣令
 也

貞觀十一年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
 精簡上疏曰臣聞尚書萬機寔為政本伏尋此選授
 任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左右僕射及六部是為
八座漢志曰斯乃文昌
天府衆
務淵藪二丞方於管轄二丞左右丞也六
典曰掌管轄省事爰至曹郎

貞觀政要

卷三 擇官

上應列宿

音秀漢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

苟非稱職

稱去聲

竊位興譏

伏見比來

比音鼻後同

尚書省詔救稽停

稽音暮

文案壅滯

臣誠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

尚書令及僕射也

于時省務繁襍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竝

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

應彈竝平聲

無所迴避陛

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

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綱維不舉竝為勳親

在位為去聲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

雖欲自強先懼囂謗囂音枵浮薄也所以郎中予奪予上聲惟

彈舊史作憚無糾字理或然

了上舊唐書本傳及名臣奏議

所引皆有事字察語勢此似脫

官字清本無似

是及耄似倒舊史

作耄及蓋用左

氏之語既清本作皆本傳與舊本同奏議亦同

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斷決或糾彈聞奏故事稽延

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出手

便涉年載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

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便論竝平聲當

去互相姑息惟事彌縫且選祿授能非才莫舉天工

人代虞書曰天工人其代之言人君代天理物官所治皆天事焉可安加虔切至

於懿戚元勳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及耄音冒八十

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置之以閒逸久妨賢

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弊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

右郎中唐制副二丞所轄諸司事署錄如竝得人自

然綱維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惟息其稽滯哉疏奏

尋以洎為尚書左丞

左本傳作右

張氏九成曰觀洎以章疏白尚書非人之弊務欲擇賢任職整綱維振稽滯此皆詳練治體深達政

本惜乎忠誠憂國不密其身立來者之戒也

愚按唐制三省尚書省居其首樞機之要也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左右僕射統理六

官為令之貳皆宰相也左丞則總吏部戶部禮部右丞則總兵部刑部工部其所關繫豈小哉

劉洎以剛直果敢之才當糾彈舉劾之任於是而極言委任之弊其陳精簡之方可謂知政本

稱厥職矣太宗即以洎為左丞可謂知人也已以太宗之器使人才後之人主所宜為法也

其或具之訛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

大亂後必有太平大亂之後即是太平之運也能安

天下者惟在用得賢才公等既不知賢朕又不可偏

識日復一日無得人之理今欲令人自舉令平聲於

事如何魏徵對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人既以為

難自知誠亦不易以鼓切且愚暗之人皆矜能伐善恐

長澆競之風長音掌不可令其自舉

愚按太宗急於得天下之賢於是有人自舉之議魏徵以為知人既難自知不易若令自舉恐長澆競之風誠為知言也夫三代盛時比閭族黨州鄉遞遞而考其德行道藝賓興于王此

所謂鄉舉里選也世道已降此制不復乃曰
令人自舉吾見其自鬻而已矣非善論也

貞觀十四年特進魏徵上疏曰臣聞知臣莫若君知

子莫若父父不能知其子則無以睦一家君不能知

其臣則無以齊萬國萬國咸寧一人有慶必藉忠良

作弼俊又在官則庶績其凝無為而化矣故堯舜文

武見稱前載咸以知人則哲多士盈朝元凱翼巍巍

之功舜舉八凱使主后土百揆時序周召光煥乎之

美周公名旦武王之弟召公名奭然則四岳唐虞官名

侯之事或一九官舜命禹作司空稷播百穀契為司

伯夷為秩宗夔典樂五臣論語曰舜有臣五人而天

龍作納言是為九官也十亂周書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亂治也十人謂

散宐生南宮适其一文母論語曰有婦人焉九人而

已先儒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人治外邑

姜治豈惟生之於曩代而獨無於當今者哉在乎求

與不求好與不好耳好竝去聲後同何以言之夫美玉明珠

夫音孔翠犀象太宛之馬宛平聲太宛西域國漢武

馬以西旅之獒西旅西夷國武王時或無足也或無

情也生於八荒之表塗遙萬里之外重譯入貢重平

來舊本作求者

八當作四

貞觀政要

卷三 擇官

誤今依清本正之

展禽守信見呂覽新序者註舉其名而漏其事名當作字

也況從仕者懷君之榮食君之祿率之以義將何往
 而不至哉臣以為與之為孝則可使同乎曾參子騫
 矣曾參字子輿子騫姓閔名損皆孔子弟子孟子曰
 事親若曾子可也論語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
 其父母昆弟之言與之為忠則可使同乎龍逢比干矣龍逢
 比干紂臣皆以忠諫見殺與之為信則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莊
 子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
 柱而死展禽魯大夫展獲名禽食邑柳下諡曰惠
 與之為廉則可使同乎伯夷叔齊矣伯夷叔齊孤竹
 國而逃諫伐而餓然而今之羣臣罕能貞白卓異者蓋求之
 不切勵之未精故也若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各

材下之以清本作而

所引說苑與今本頗有異同讀之非有妨於文義則此不煩舉所引諸雜書皆放此三當作二

有職分去聲得行其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養
 居則觀其所好習則觀其所言窮則觀其所不受賤
 則觀其所不為因其材以取之審其能以任之用其
 所長揜其所短進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則不嚴而
 自勵不勸而自勉矣故說苑曰前漢光祿大夫劉向
 字子政楚元王交之後采傳記行事人臣之行去聲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
 榮犯六邪則辱何謂六正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
音昭然獨見存亡之機得失之要預禁乎未然之前
 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如此者聖臣也二曰虛心

盡意日進善道勉主以禮義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如此者良臣也三曰夙興夜寐進賢不懈
數稱往古之行事數音朔以厲主意如此者忠臣也四
日明察成敗早防而救之塞其間去聲絕其源轉禍
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智臣也五日守文奉
法任官職事不受贈遺去聲辭祿讓賜飲食節儉如此
者貞臣也六曰家國昏亂所為不諛敢犯主之嚴顏
面言主之過失如此者直臣也是謂六正何謂六邪
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

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
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與主
為樂音洛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
詖音蔽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妬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
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
去聲號令不行如此者奸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
以行說音稅內離骨肉之親外構朝廷之亂如此者讒
臣也五日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
擅矯主命以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佞

邪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比音鼻以蔽主明，使白黑無

別。彼列切是非無間。去聲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鄰。如

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之道。處上聲後

同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理，生則見樂，死則見

思。此人臣之術也。禮記曰：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

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

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禮經解篇之辭然則臣之情偽，知

之不難矣。又設禮以待之，執法以御之，為善者蒙賞，

為惡者受罰，安敢不企及乎？安敢不盡力乎？國家思

欲進忠良，退不肖，十有餘載矣。徒聞其語，不見其人，

何哉？蓋言之是也，行之非也。言之是，則出乎公道，行

之非，則涉乎邪徑。是非相亂，好惡相攻。好惡並去聲後所惡惡之

同所愛雖有罪，不及於刑；所惡雖無辜，不免於罰。此

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或以小惡棄大

善，或以小過忘大功。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

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賞不以勸善，罰不以懲

惡，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若賞不遺疎遠，罰不阿

親貴，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考事以正其名，

無當作有
有當作無

循名以求其實，則邪正莫隱，善惡自分。然後取其實，不尚其華，處其厚，不居其薄，則不言而化，晷月而可知矣。若徒愛美錦，而不為人擇官，為去聲有至公之言，無至公之實，愛而不知其惡，憎而遂忘其善，徇私情以近邪佞，背公道而遠忠良，背音倍，遠去聲則雖夙夜不怠，勞神苦思，將求至理，不可得也。書奏，甚嘉納之。

愚按：大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皋陶為陳九德，曰：載采采，言知人。在於以德而驗於行事也。然德雖有九，豈能全哉？魏徵進求賢，審官之說，而舉劉向六正六邪之論，是則然矣。然知人者，惟在於辯君子小人，邪正之分，固難一一以某臣某臣律之也。果君子邪，則正人也。聖良忠智貞

諂當作諛

直六正之德，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果小人邪，則邪人也。具諂奸讒賊，亾國六邪之惡，雖未必備，未必不兼也。其曰知人，則哲，則明之極矣。君子小人，邪正之異，何所逃於哲之中乎？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在翠微宮。

在長安縣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是年

復修授司農卿。

唐制，掌倉儲委積之事。

李緯，戶部尚書房玄齡

是時畱守京城，會有自京師來者，太宗問曰：玄齡聞

李緯拜尚書，如何？對曰：但云李緯大好髭鬚，更無他

語，由是改授洛州刺史。

洛州，今河南府路。

愚按：太宗至是已倦于勤矣。玄齡以耆壽俊，在厥服矣。翠微宴息，聞老臣有大好髭鬚之語，旋即改授，亦可謂畱心治道者也。愚觀自古人君，蓋有聞諫而不能改者，聞諫而能改者，斯為善。

矣太宗之用李綱玄齡未嘗諫也特私有所議耳太宗聞而遽改迨近於不諫亦入者眉山蘇氏謂太宗之從諫近於聖詎不信哉

封建第八

凡二十章

邦誤本史等作邢

貞觀元年封中書令房玄齡為邦國公兵部尚書杜如晦為蔡國公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齊國公竝為第一等食邑實封一千三百戶皇從父淮安王神通從去聲後同神通與高祖為從兄弟上言義旗初起從高祖平京師典兵宿衛封淮安王臣率兵先至隋大業十三年五月高祖起兵太原六月入鄆南山舉兵應太原從平京師有功今玄齡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

臣竊不服太宗曰國家大事惟賞與罰賞當其勞去當

聲後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咸懼則知賞罰

不可輕行也今計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畫定

社稷之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蹤推轂故得

功居第一推他回切漢高祖論功行封羣臣爭功不

無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居臣等何也帝曰

夫獵追殺獸者狗也發縱指示者人也諸君徒能得

獸耳功狗也何之功叔父於國至親誠無愛惜但以

不可緣私濫與勳臣同賞矣由是諸功臣自相謂曰

陛下以至公賞不私其親吾屬何可妄訴初高祖舉

發縱之縱與本文之蹤同史記作蹤漢書作縱

宗正籍弟姪再從三從孩童已上封王者數十人至是太宗謂羣臣曰自兩漢已降惟封子及兄弟其疏遠者非有大功如漢之賈澤漢高祖封從兄弟賈為荆王從祖昆弟澤為燕王並為將軍有功並不得受封若一切封王多給力役乃至勞苦萬姓以養己之親屬於是宗室先封郡王其間無功者皆降為縣公按本紀降封事係武德九年十一月又按膠東郡王道彥傳云唐興務廣藩鎮故從昆弟子自勝衣已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籍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若親昆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漢賈澤尚不得茅土所以別親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勞百姓

伊藤弘朝曰通鑑亦作郡公戈氏之說是為清本作惟

如清本作于

后清本作氏奏議所載亦后
后清本作氏朝
欲王三字舊本

以養己之親於是疎屬王者皆降為公惟有功者不降故道彥等並降封公由是言之其初所封郡王者後所降皆郡公也縣字疑衍

愚按三代有國大封同姓異姓親親賢賢褒表功德示天下以至公也豈為一家之私哉周公至親太公異姓皆祚大國以功德也豈避至親之嫌哉唐封功臣雖非祚上而爵號食邑禮典隆重雖以皇從父之言而亦示以賞不可私之說猶有褒表功德之遺意至如降封宗族弟姪以明有功尤足以見至公也

貞觀十一年太宗以周封子弟八百餘年秦罷諸侯二世而滅呂后欲危劉氏終賴宗室獲安呂后名雉漢高祖后惠帝母也惠帝崩呂后臨朝欲王諸呂諸呂擅權朱虛侯劉章因侍宴以軍法斬諸呂一人自是諸呂憚

作處外主者誤
今依清本正之
賢清本作王奏
議與此同

之劉氏封建親賢當是子孫長久之道乃定制以子

弟荊州都督荆王元景高祖第六子安州都督吳王恪太宗

也次子等二十一人又以功臣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

忌尚書左僕射宋州刺史房玄齡等一十四人竝為

世襲刺史禮部侍郎尚書之貳李百藥字重規定州人幼多病祖母趙以百

藥名之貞觀初拜中書舍人後選是職復授右庶子卒諡曰康秦論駁世封事曰臣

聞經國庇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大方思

聞理定之規以弘長代之業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

命曆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異遐觀載籍論之

聞舊唐書李百藥傳作闡文義始通

數也之也清本

作矣秦皇之皇

清本作王

皇王舊史本傳

作黃唐用五等

諸侯論之文此

似音誤

呼舊史等作澤

亦諸侯論之文

此似艸書之訛

祀或疑祀之訛

本傳亦作祀唯

詳矣咸云周過其數昔成王定鼎卜世三十一年七百

年過其數秦不及期初秦皇謂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後

存亾之理在於郡國周氏以鑒夏殷之長久遵皇王

之竝建維城磐石深根固本雖王綱弛廢而枝幹相

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背音

書傳說告高宗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棄先王之道剪華恃險罷侯置

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其理之憂故一夫號呼

而七廟隳祀號平聲禮天子七廟賈誼曰斬華為城

孫萬世之業也秦皇沒山東豪傑竝起而亾秦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臣以為

貞觀政要

卷三 封建

冊舊史作飛今陸機功臣頌有此四字作飛則此似誤

註獄訟按孟子當作訟獄

自古皇王君臨宇內莫不受命上玄冊名帝錄締構
 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啓聖之期雖魏武攜養之資曹
 沛人父嵩為漢中常侍曹騰養子不能審其生出漢
 本末操子丕受漢禪國號魏追號操為武皇帝
 高徒役之賤漢高祖姓劉名邦字季沛人初為泗上
 至必皆囚乃縱所送徒徒中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
 願從者十餘人由是起兵
 不能去也推他若其獄訟不歸孟子曰獄訟者不菁
 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虞書贊堯之辭謂德之
 大舜之上齊七政虞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非止情存
 揖讓守之亦不可焉以放勛重華之德放勛重華與

膠船之船舊本作舡者非今清本正之闕如舊史本傳作如綫文理當然距作短終作鐘形聲相近此或有誤

放勛者總言堯之德重華者總言舜之德史記因以為堯舜之名尚不能克昌厥後
 是知祚之長短必在於天時政或興衰有關於人事
 隆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
 之器尚存斯龜鼎之祚已懸定於杳冥也至使南征
 不返周昭王德衰南巡濟于漢人惡之以膠船東遷
 避逼周平王東遷洛邑以避戎寇禮祀闕如郊畿不守此乃陵夷
 之漸有累於封建焉累去暴秦運距閏餘數終百六
 秦世為閏餘百六為周之阨數也漢王莽傳云餘分
 閏位陽九之阨百六之會謂莽為閏位百六為漢之
 阨數也律歷志曰易九疋曰初入元百六注易爻有
 九六七八百六與三百七十四六乘八之數也六八

四十八、合為四、受命之主、德異禹湯、繼世之君、才非

百八十歲也。啓、夏禹之子、誦、周武王之子、成王也。借使李斯王綰之輩、咸開四

履。李斯、王綰、皆秦丞相、四履、為諸侯、而有四方所履踐之界也。將閻子嬰之徒、俱

啓千乘。將閻、秦公子、為二世所殺、子嬰、始皇之孫、趙高、立為秦王、後殺高、降漢、千乘、諸侯之國、其

地可出兵車、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

也。漢高祖應赤帝子之讖、隆準而龍顏。然則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

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澆淳、欲以百

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五服、

侯、綏要荒也、虞夏制、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曰甸、

曰綏服、綏服外又各五百里、曰要服、要服外又各

五百里、曰荒服、周制乃分其五服為九、見周禮。王

畿千里之間、俱為采地。周制、天子畿內之地方千里、

天子之卿、大夫、邑地也。是則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易、大傳、

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言、用象刑之典、

治劉曹之末。虞書曰、象以典、刑、象如天之垂象、以示

漢魏之時、又豈可以、紀綱弛紊、斷可知焉、鐸船求劍、

未見其可。鐸、音切也、呂氏春秋曰、楚人有涉江、其劍自

也、舟已行、而劍不行、若、膠柱成文、彌多所惑、揚子曰、

此、求劍、而不其惑乎、猶膠柱而調瑟、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左傳、

遂呂氏春秋作
遠從水之水作
遂

三年楚子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之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對曰在德不在鼎僖公二十五年晉侯朝王王享之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

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白馬素車無

復藩維之援漢高祖初至霸上使人約降秦王子嬰繫頸以組白馬素車奉天子璽符降軹

道旁秦相趙高弒二世望夷宮未堪羿浞之災音羿

而降不悟望夷之釁秦相趙高弒二世望夷宮

川浞夏帝相既立后羿有窮氏篡位帝相徙商丘羿耽于畋獵信用寒浞浞後殺羿自立為帝因羿之室

生子豷豷弒帝相夏之貴臣殺浞後滅豷立帝相子是為少康既罹高貴之殃音離魏

高貴鄉公名鬣文帝之孫嗣明帝位六年司馬昭擅政遂勒兵誅昭而敗為昭黨所弒寧異申

繪之酷周幽王嬖褒姒而廢申后立褒姒之子伯服而黜太子申侯怒與繪及犬戎殺王驪山下

此乃欽明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

且數世之後王室寢微始自藩屏音餅詩曰价人維藩大邦維屏化

為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陵弱宥暴寡疆場彼此干

戈侵伐狐貍之役女子盡鬻莊華切鬻麻髮合結也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

人伐邾臧紇救邾侵邾敗于狐貍國人逆喪者皆鬻魯於是乎鬻禮記曰魯婦人鬻而弔峭陵之

師隻輪不反公羊傳僖公二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匹馬隻輪無反者斯蓋

略舉一隅其餘不可勝數上平聲下上聲陸士衡名機晉吳郡人以聖

王經國義在封建著五等諸侯論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

據其天邑嗣王謂周惠王襄王悼王也委九鼎謂三子朝也據天邑謂三子據國僭位也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

維舊史本傳作離此或訛
堪似訛舊史本傳等作甚言封建之災甚於郡縣
浞夏之間似脫音義

二當作三

天舊史等作大者誤爾即諸侯論之文

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循良之才膺其治之寄

刺舉分竹何世無人漢文帝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聽受

之以代古之圭璋分竹亦其義也至使地或呈祥天不愛寶前漢黃霸為潁

川太守政化大行嘉禾生鳳凰集後漢秦彭為潁川太守有甘露嘉禾鳳麟之瑞民稱父母

讀曰甫牡前漢邵信臣為河南太守視民如子號曰邵父後漢杜詩為南陽太守為政清平民為之語曰

前有邵父政比神明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產珠後有杜母嘗至革前弊去珠復還

百姓反業謂為神明曹元首魏人上六代論感悟曹爽方區區

然稱與人共其樂者樂音洛後同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

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以為侯伯則同其安危任之

刑清本作形

落據左氏之語舊史等或作樂者似以音誤

伊藤弘朝曰廐下當有射字

伋壽清本作壽

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其門

資忘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

虐代益驕侈離宮別館切漢凌雲或刑人力而將盡

或召諸侯而其落陳靈則君臣悖禮共侮徵舒徵平聲左

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十年

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而衛宣則父子殺麇

終誅壽朔鹿音幽牝鹿也聚鹿謂無禮也衛宣公納子伋之妻是謂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

憇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

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節先往賊殺

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何罪賊又殺之國乃云為己

貞觀政要

卷三 封建

後漢下清本有魏霸字按後漢書魏霸為鉅鹿太守以簡朴寬恕為政無妻子不之官舍之文則清本未可從且何竝前漢人而冒後漢已失其大本註決有錯誤如今本作孔石亦後人生

思治豈若是乎為去聲後同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

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

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後漢楊秉為豫章太守

守清儉計日受祿妻子不之官舍後漢太守何竝為潁川

餘俸不入私門後漢太守何竝為潁川

太守每之官舍妻班條之貴食不舉火後漢左雄為冀州刺史在任不

舉烟火常剖符之重居惟飲水晉鄧攸為吳郡太守載米居官惟飲吳水

而南陽太守弊布裹身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常敝衣薄食妻子資藏布衾敝祗

已而萊蕪縣長疑塵生甑長音掌後漢范丹為萊蕪縣令家貧里歌曰甑中生

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專云為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

之妾以陳書本傳有妻子不之官舍之文也辨清本作辯如作於

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

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

春秋二百年間略無寧歲春秋始魯隱公元年終哀公十四年凡二百四十二年

年言二百者次睢咸秩遂用玉帛之君睢音綏左傳傳公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於次睢之社睢水名此水受

沚入泗有妖神東夷祀之鄆子小國之君乃殺而祭

之非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魯道有蕩詩載驅篇之辭按春秋魯莊公

禮也夫人姜氏會齊侯者凡六故齊人縱使西漢哀平之

際前漢都長安故曰西漢哀帝名欣定陶恭王之庶孫東

洛桓靈之時後漢都洛陽故曰東洛桓帝名志章帝會孫靈帝名宏章帝玄孫下吏

山中倒爾

淫暴必不至此為政之理為如字後同可以一言蔽焉伏

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掃氛祲

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施平聲妙

萬物而為言獨照神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修舊

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以還餘風之弊未盡

勛華既往至公之道斯乖況晉氏失馭寓縣崩離晉司

馬氏初受魏禪後遜于宋後魏乘時華夷襍處乘平聲後魏拓拔氏本北狄種改姓

元重以關河分阻吳楚縣隔重平聲習文者學長短從

橫之術從音習武者盡干戈戰爭之心畢為狙詐之

乖舊史作革或轉訛

明舊史作時此亦似訛

階彌長澆浮之俗長音開皇在運開皇隋文帝年號因藉外

家驅御羣英任雄猜之數坐移明運非克定之功年

踰一紀人不見德文帝在位二十四年及大業嗣立大業煬帝年號世

道交喪一人一物掃地將盡雖天縱神武削平寇虐

兵威不息勞止未康自陛下仰順聖慈嗣膺寶曆情

深致理綜覈前王雖至道無名言象所紀略陳梗概

實所庶幾平聲愛敬烝烝勞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虞書稱舜

曰克諧以孝烝烝訪安內豎親嘗御膳文王之德也禮記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曰安文王

紀疑絕之訛名臣奏議所載作絕理或然

貞觀政要 卷三 封建

碾疑碾之訛

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每憲司讞罪

尚書奏獄大小必察枉直咸舉以斷趾之法易大辟

之刑仁心隱惻貫徹幽顯大禹之泣辜也讞音碾議也說苑曰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順道何

為痛之禹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之

民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前痛之正色直言虚心受納不簡鄙訥無棄

芻蕘帝堯之求諫也訥當作陋虞書曰弘獎名教勸

勵學徒既擢明經於青紫將升碩儒於卿相聖人之

善誘也相去聲論語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羣臣以宮中暑濕寢饜或

乖請移御高明營一小閣遂惜十家之產竟抑子來

訛舊史本傳既作陋

惟或啗之訛舊

史作啗

拊似格之訛

所引史記之語

見尚書大傳

之願不吝陰陽之感以安卑陋之居頃歲霜儉普天

饑饉喪亂甫爾倉廩空虛聖情矜愍勤加賑恤竟無

一人流離道路猶且食惟藜藿樂徹奠簋上音荀下音巨懸鐘

鼓之拊也皆以木為之橫曰篥縱曰簋言必悽動貌成癯瘦公曰喜於

重譯重平聲且周公名史記曰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

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文命矜其即敘文命

史記以為禹名夏書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即就也言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也

陛下每見四夷款附萬里歸仁必退思進省悉井切疑

神動慮恐妄勞中國以求遠方不藉萬古之英聲以

存一時之茂實，心切憂勞，志絕遊幸，每日視朝。音聽

受無倦，智周於萬物，道濟於天下，罷朝之後，引進名

臣，討論是非。論平聲備盡肝膈，惟及政事，更無異辭，纔

日昃，必命才學之士，賜以清閒，高談典籍，襍以文詠，

閒以玄言。間去聲乙夜忘疲。太宗嘗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讀書，何以爲人君。

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獨邁往初，斯實生民以來一人

而已。弘茲風化，昭示四方，信可以朞月之間，彌綸天

壤，而淳粹尚阻，浮詭未移，此由習之久，難以卒變。音卒

請待斲雕成器，以質代文，刑措之教，一行登封之

斯舊本作期者，訛今從清本舊史同。
器舊史作朴，此似誤。

禮云：畢然後定疆理之制，議山河之賞，未爲晚焉。易

稱：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況於人乎。易豐卦象傳之辭美哉斯

言也。中書舍人馬周又上疏曰：伏見詔書，令宗室勳

賢，令平聲作鎮藩部，貽厥子孫，嗣守其政，非有大故，無

或黜免。臣竊惟陛下封植之者，誠愛之重之，欲其緒

裔承守，與國無疆，可使世官也。何則？以堯舜之父，猶

有朱均之子。堯之子，曰丹朱，舜之子，曰商均，皆不肖。況下此以還，而欲

以父取兒，恐失之遠矣。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逸，則

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政欲絕之也。則子文之

可使世官也之下，非有闕語則文意不承。按舊唐書馬周傳載此疏無疆之下，無可使世之三，字有也。臣以爲如詔旨者，陛下

空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然則

何用代之二十

五字文理始明

而其所謂何用

代者此所謂可

使世也作可者

訛轉耳新唐書

作何必使世官

亦可以證

理猶在

子文楚令尹姓鬬名穀於菟其孫克黃使齊復命自拘於司寇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

後何以勸善

政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彰

名晉大夫武子之子也

晉士鞅曰樂厲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厲死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

章後盈見逐

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

割恩於已

臣明矣然則嚮之所謂愛之者乃

適所以傷之也

臣謂宜賦以茅土

其方面

其方面其以白茅授疇其戶邑必有材行

授則翰翮非強

亦可以獲免尤累

任功臣以吏事

所以終全其世者良由得其術也願

陛下深思其宜使夫音扶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

也太宗竝嘉納其言於是竟罷子弟及功臣世襲刺

史按通鑑貞觀五年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以為若

不多所資畿外若盡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

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云

云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開以州縣

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福朝

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宗

室勳賢作鎮藩部云云十三年二月于志寧以為古

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上疏云云

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

相弔若履春冰宗室憂虞如寘湯火緬惟三代封建

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

罷侯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

通鑑係五年可
疑按唐史無忌
為司空在七年
世封之事與本
書同在十一年
不多清本作左
右似誤通鑑與
此同帶清本作
當通鑑與此同
省清本作有似
訛通鑑與此同
福通鑑作刑室
通鑑作族

貞觀政要

卷三 封建

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
 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
 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
 於上且言臣等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
 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
 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
 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耶詔停世封刺史與此
 章所紀年歲不同今備錄于此亦以見唐世議封建
 之始

范氏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
 也蓋自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周室既衰
 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亾秦滅六國
 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
 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
 國之弊也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
 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
 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

列似該綱目所
 引作裂

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
 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
 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
 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胡氏寅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辯方正位體國經野
 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之言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
 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羣臣議封建其本於此
 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
 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攷古制商
 莽甚矣而近世蘇范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
 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嗚呼豈其然乎
 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誠使上古諸
 侯已為民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
 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
 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
 制度以為郡縣乃畫壤列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
 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
 意也勢也夫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闕其絕此仁

國當作爵即孟子之文讀史管見綱目同

之至、義之盡、而出於人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
私意、而歸之、勢可乎、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
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國削地、六師移之、之法
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改變乎、漢不能制侯王
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夷之、此非三代
故事、自漢之失、爰益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
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
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閒王政、至其衰也
五霸雖強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
若此類、宗元皆略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
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別者而欲廢天下之
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
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
前、要結眾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六國五代
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
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
以封建、自私自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
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

六上管見綱目皆有十字此脫

下當作道上文既作道管見綱目亦作道天下之私之私誤管

不類之甚歟、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
夫食祿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
立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
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
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
無賢臣、如周之衰、秦之季、漢魏隋唐之時、在位者
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
雖守宰徧字內、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
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君如堯舜禹湯、亦足矣、帝
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井天下之田
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
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
外無疆暴侵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眾民、奢
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天下之施、故曰、封建
之法、天下之公也、若秦則妬民之兼并、而自為兼
并、筦天下之私、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
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
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

見綱目皆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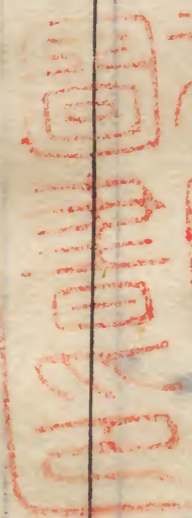
挺清本作挺

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日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私意，妄為固不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貴於稽古哉！

愚按：封建，古先哲王公天下之良法美意也。後世言治者，何敢妄議哉！自秦罷侯置守之後，田制學制皆非古矣。由漢以下，封建郡縣參錯，若漢七國，晉八王，挺禍尤甚。其間悖逆自恣，負強梗化者，不可勝數。而維垣維翰者，亦復不少。然終不若郡縣臂指運掉之為得。於是封建是非之論興焉。河南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後世無古先哲王治天下之本，而用古先哲王治天下之具，宜致然也。豈封建之失哉！愚不揆，竊謂柳宗元之論固難盡非，而謂封建非聖人意，謂公天下自秦始，此誠為過。不以盛時封建之美處為言，而以季世之弊處為說，此誠為偏。若胡氏以井田封建可行於後世，則亦未敢以為知言也。封建井田，兆於黃

轆轤東京賦等之字

帝畫塹分州，綿歷幾代，大備於周。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居今之世，出宗室而分王之，取民田而井疆之，紛紜轆轤，何能有定。故以封建為非者，昧於古之實也。以封建為是者，泥於古之名也。蓋曰：彼三代而上之事勢，此三代而下之事勢，去古既遠，權時施宜，郡縣不可易也。惟當精擇守令，拔其有治平之績者，加秩而久任之，登進而激勸之，體古先哲王之美意，而行後世之良法。可也。毋庸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為治。



貞觀政要卷三 四十四

貞觀十一年春二月丙申朔庚辰上幸九成宮

上問侍臣曰朕欲求致治之方當先何事

魏徵對曰惟求才

上曰求才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賢

上曰求賢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士

上曰求士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德

上曰求德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道

上曰求道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仁

上曰求仁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義

上曰求義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禮

上曰求禮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信

上曰求信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誠

上曰求誠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忠

上曰求忠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孝

上曰求孝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悌

上曰求悌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友

上曰求友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善

上曰求善之道當先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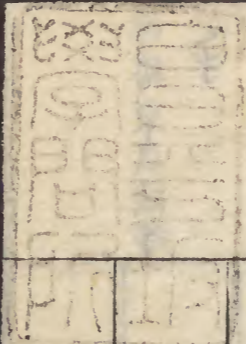
徵對曰惟求美

上曰求美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善

上曰求善之道當先何事

徵對曰惟求美



慶應乙丑

